

# 话说拖累

■于存礼

一天阅读时,看到两句话:“年轻时,不拖累生你的人;年老时,不拖累你生的人。”

其实,这两句话只是在词序上做了点小动作,变得有些俏皮。如果直白地说,就是:年轻时,不拖累你的父母;年老时,不拖累你的子女。

瞅着“拖累”两个字,我的脑袋有些发愣、发懵,甚至有些被毛毛虫蛰了的感觉,隐隐作痛。

父母抚育子女、培养子女,是一种义务、一种天职,责无旁贷,天经地义。“父兮生我,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,长我育我。顾我复我,出入腹我。”(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)这是爱的付出,不能视之为拖累。反过来,子女赡养父母、孝敬父母,也是一种义务、一种天职,责无旁贷,天经地义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乃人生最大悲哀。子女为父母颐养天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爱的回报,同样不能视之为拖累。

诚然,拖累的确存在。所谓拖累,指的是一种非正常的、灾难性的、超越当事人承受能力的沉重负

担。可以分作两种:一种是“天作孽”(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),比如,久治不愈的或压根儿不可救治的重病、怪病,这种灾难足以把父母拖垮或把子女拖垮。另一种“自作孽”(人为的),比如,子女好逸恶劳,违法犯罪,给父母带来痛苦不堪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。相比之下,“天作孽”造成的拖累是无法防范的、不可避免的。而“自作孽”造成的拖累则是可以防范、可避免的。如果说“天作孽”造成的拖累,尚可让承受者寻找一些精神安慰,那么“自作孽”造成的拖累,只会加剧对承受者心灵的伤害。

“年轻时,不拖累生你的人;年老时,不拖累你生的人”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,一种血浓于水的自尊、自爱,能否如愿,还得看老天爷是否垂怜,是否眷顾。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”飞来之横祸总是防不胜防、避不可避的。

当然,父母承受子女拖累的忍耐力与子女承受父母拖累的忍耐力是不同的,这跟爱心的“向度”有关,可能受到“地球引力”的作用,

“上疼下”的分量重,承受拖累的忍耐力也大。承受子女拖累的父母,往往就像臧克家先生笔下的“老马”,“总得叫大车装个够,它横竖不说一句话,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,它把头沉重地垂下”“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,它有泪只往心里咽,眼里飘来一道鞭影,它抬起头来盼望前面”。此之谓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!承受父母拖累的子女,在残酷的命运挥舞皮鞭时,他们支撑不了多久,往往会怨天尤人,此之谓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——“病”者,拖累也,将老年人带给子女的所有麻烦事打包,统称之为“病”!

话说回来,尽管子女拖累父母或者父母拖累子女皆为不幸,但勇于承担拖累者,即使力不能支,毕竟还能闪现出爱心的光芒、人性的光芒。这是人之为“人”的骄傲。



4月6日,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原警卫团的湖北籍老战友郭天富、许志林、曹诗全从宜昌出发,王成贵从焦作出发,共聚周口,当晚,与周口的战友李化蔚、吕自申、张洪山、张万年、王化勤、刘兴权、张树荫等共进晚餐。4月7日,一行人又驱车赶赴沈丘,与那里的50多位战友相会,许多战友流下了幸福的泪水,激动的场面难以用语言表达,几位战友特赋诗庆贺。

## 共聚三川

■郭天富

东风别离后,时光数十年。  
何时能相见,思念煎心田。  
今日聚三川,欣喜把梦圆。  
畅叙当年事,心里比蜜甜。  
战友皆古稀,壮心似当年。  
夕阳无限好,友情永相传。

注:“东风”,即酒泉卫星发射基地。

## 豫东相会

■张万年

新老战友聚三川,回首往昔数十年。  
耄耋讲述创业史,古稀畅谈警卫团。  
奉命搜索戈壁滩,飞沙走石天地寒。  
摸爬滚打不言累,丹心向阳系航天。  
沈丘战友情义重,欢迎巨幅彩门悬。  
久盼只为谋一面,杯盏觥筹庆团圆。

## 和张万年友诗

■王允贵

曙光拂面旭日升,天河颖水杨柳青。  
桃花绽放群蜂恋,三峡送来东风情。  
战友聚会庆团圆,欢声笑语争留影。  
樽空相对存友谊,笔游弱水入画屏。

注:“弱水”,即弱水河。

## 病房里的母子

■郑明松

办好住院手续,拖着酸软的双腿,把妻子扶进病房,一阵老太太的哭骂声吵得我头都大了:“我的儿啊,你咋不来看我呀——我的娘呀,我想你了!呜——”虽然是腊月,我却能感觉到浑身有点燥热。

把妻子安顿到病床上,烦躁不安的心情才得到了片刻的安静。打量了一下房间:房门朝北,有4张病床,妻子的床紧靠门口。最里面靠窗向阳的一张床上,用被子围着一个老太太,有70多岁的样子,戴的是针织绒线帽,穿着件古铜色带金色富贵图案的中式棉袄,面容清癯,目光有些呆滞,双手不住地拍打着被子,反复地哭喊着:“我的儿啊——你咋不来看我呀——我的娘呀——我想你了——”接着又骂得不堪入耳。

我趁前俯身:“老嫂子,感觉哪里不舒服吗?”她不回答,依然是拍打着被子不知疲倦地哭着、骂着。我想,难道她有个不孝的儿子?

护士进来给妻子扎上了针。

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老太太的脸上,要不是病痛的折磨,该是满脸的慈祥。她好像有点疲惫,哭闹的声音渐渐有些微弱,以至于听不清是呻吟还是哭骂了。

门开了,进来一个中年人,他

穿着体面,一副有派头的模样。

“您是新来的吧?大爷!”他礼貌地和我打招呼。

“嗯!”我不想理他。

“你娘哭闹一上午了,你跑哪去了?!”我语气里带着不满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:“俺娘说想吃蒸葛花呢,葛花的季节也过去了,去哪买啊。这不,跑了几家饭店才找到,还是人家冰箱里放了一点。我让医院食堂里的师傅蒸蒸,又做了点面汤。唉!俺娘又吵闹你们了。”

他抬了抬手,我才看到他披着的风衣里的饭盒儿。

他擦了擦汗,打开饭盒,把上层小碗里的蒸葛花放在床头柜上,又从柜子里拿出碗筷来,用热水瓶里的热水冲洗了,倒出面汤,放在床头柜上。

他坐到床沿上,揽着母亲的后背让她坐直。老太太不知道哪来的力气,伸出手在儿子的光头上啪、啪、啪地边打边骂:“你个孬种咋不来看我,你咋不来看我。”儿子头也不抬,任由母亲使劲地拍打。等她不再打了,他抬起头说:“娘,我不天天都在这吗?您累了吧?来,咱吃饭吧,啊,娘!你不是说你想吃蒸葛花吗?我给您买回来了。”儿子坐在

娘的背后,让母亲靠在自己的肩膀上,把碗放在娘的嘴边,用筷子小心地夹起一撮葛花,慢慢地送进母亲嘴里,又舀起一勺汤让母亲喝下。“娘,来张嘴再吃一点。你看,我也吃一口。”屋里静寂了,我和妻都目视着这母子二人。

母亲一口、儿子一口……母亲吃不下了,儿子三口两口把碗里剩下的吃完,放下碗筷,又小心地让母亲平躺到床上。

他起身走到我们跟前,低声说:“老母亲70多岁了,癌症晚期,省里医院不治了,有点痴呆,耳也聋。我呢,是个独生子。”

他脱了外衣躺在母亲身边,再把母亲揽在怀里,搭上被子。

午后的阳光更灿烂,透过窗户照在这对母子的身上,整个屋里暖暖的。在儿子的轻轻拍打下,母亲睡着了。

这时,病房里响起了儿子轻轻的啜泣声。

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……



## 纪念战友聚会

■王成贵

大漠孤烟起东风,沙枣胡杨红柳情。  
曾经基地警卫人,捍卫北斗东方红。

## 致战友

■郭天富

你们的深情厚谊  
让我们感动不已  
热情周密的安排  
铭刻在老战友心里  
我们怎能忘记  
38年前的情景  
你我情系航天  
相识在东风城里  
朝夕相处  
结下深厚情谊  
38年后的今天  
我们喜聚周口  
你们给了我们好多惊喜  
事业有成  
生意兴隆  
家庭幸福  
战友如兄弟  
感谢你们:盛情款待  
祝福你们:身体健康  
欢迎你们:宜昌再见